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咆哮紅顏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下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咆哮红颜

下



图字 16-98-004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咆哮红颜/诸葛青云著, - 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1999.4
(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)

ISBN7-80641-191-7

I. 咆… II. 诸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②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970 号

咆哮红颜 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600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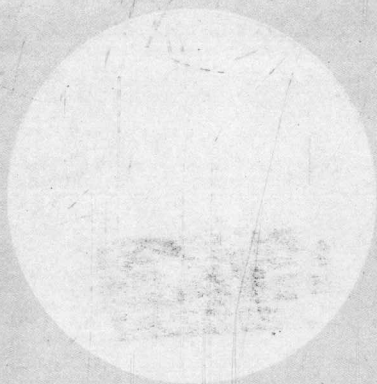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-10640 册

ISBN7-80641-191-7/I·033

(上、中、下)定价:49.80 元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中国·郑州



第十七章 导引有术

宇文霜向他看了一眼说道：“韦师兄，我不单见你心，并且还要对你说两句真心话儿。”

韦枫讶声问道：“什么真心话儿？”

宇文霜向夏侯娟背影，投过一瞥钦佩神色，微摇螭首，叹息说道：“平心而论，这位‘咆哮红颜’夏侯娟，真是我生平仅遇劲敌，我虽欲施展‘双心万幻掌法’，与她在‘天玄谷’中，再决胜负，但仍无绝对把握。”

韦枫也是绝代凶徒，灵机动处，恍然有悟说道：“我……我明白了，宇文师妹所说‘益人益己’之意，原来……”

宇文霜不等韦枫话完，便自娇笑一声，接口说道：“你也应该明白了，‘咆哮红颜’夏侯娟，服我‘烈女荡心丸’后，对你移樽就教，一夜风流之下，你固然享尽艳福，她亦欲死欲仙，元阴尽失……”

韦枫接口笑道：“次日清晨，宇文师妹再与夏侯娟互作生死之搏，你是养精蓄锐，她则斫丧殆尽，两方相形，胜负无待耆龟，真是一条益人益己的绝顶妙计。”

宇文霜得意笑道：“妙计之妙，妙在使夏侯娟‘哑吧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’，她纵然发觉自己真元亏耗，内力不继，也不好意思当众说明这种亏耗的原因所在。”

韦枫越听越知宇文霜是有意玉成此事，不禁喜心翻倒，从脸上泛起一种色迷迷的微笑。

他们师兄妹互相以传音密语，商讨毒计之际，夏侯娟与罗香云姊妹二人，也在以密语传声，商订妙策。

原来，夏侯娟与罗香云，才一催马入林，便从林梢下落下一张树叶。

这张树叶，不单落向罗香云的怀中，并且还含有劲力，使她觉察出绝非随风飘坠。

罗香云抬头一看，不禁大惊。

只见一株大树的密叶丛中，坐着一个怀抱酒葫芦的散发老人，正是自己的伯父，“金剪醉仙”罗大狂。

但罗大狂却向罗香云摇了摇头，示意她莫要作声。

然后，一缕语音，便极低微而极清晰地，在罗香云和夏侯娟的耳边响起，缓缓说道：“夏侯贤侄女和云儿，你们所中毒力，已为般若庵主用‘度厄神功’消解，内力真气，早已恢复，但却切勿声张，不妨假作痴呆地，混入‘天玄谷’内，见机行事，尚有重大使命。”

这几句传音密语，自然把两位绝世娇娃，听得心花怒放。

她们略一行功运气，果然发觉功力早已复原如旧。

耳边人语又道：“你们对于一切事儿，均不许躁急，尽量忍耐弗逆，我如今且将宇文霜、韦枫师兄妹所订毒计，传音密语引来，让你们听上一听，才好设法应付。”

语音落处，静了片刻，夏侯娟与罗香云的耳边，果然响起了宇文霜、韦枫师兄妹阴毒密计。

夏侯娟听得对方居然如此下流无耻，不禁气得玉颊弼

红，杀机暗茁。

罗大狂又向她传音笑道：“夏侯贤侄女不要气恼，在途中我虽不许你轻举妄动，但到了‘天玄谷’，完成一桩重要任务以后，我便允许你对宇文霜和韦枫，尽量报复。”

宇文霜与韦枫，哪里想到自己所作密语，竟会被人听去？故而他们越是互相计议周详，夏侯娟和罗香云，也越是知道澈底。

转瞬间，业已穿越了这片小林，夏侯娟故意把脸色变成和善地，向韦枫含笑叫道：“韦朋友放心了吧，我和罗香云妹子，是否绝无逃走之意？”

这位“咆哮红颜”，在语气中虽仍含有讽刺意味，但在神色上，却已和缓不少。

韦枫因对夏侯娟起了不良邪念，遂在神色上，自也和缓许多，含笑说：“夏侯姑娘，你别生气，我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，就凭你‘咆哮红颜’的震世威名，怎会在业已答应我宇文师妹，去往‘天玄谷’中，与她再放手一搏，又复食言背诺，中途逃走？”

夏侯娟深知此贼淫邪刁恶，暗自咬碎银牙，但表面上却堆起足以令人迷醉的娇媚微笑，目注韦枫，秋波流送地，嫣然叫道：“韦朋友，你凶的时候，仿佛有一点阴狠毒辣，怎么在换了笑容之下，却又显得风度翩翩，相当潇洒倜傥。”

这几句话儿，简直把这位韦枫听得飘飘然，栩栩乎，全身舒泰已极。

宇文霜冷眼旁观，嘴角微撇，施展“传音密语”向韦

枫耳边说道：“韦师兄，放清醒些，不要色迷迷地，小心对方向你灌的，不是浓稠米汤，而是糖衣毒药。”

韦枫也以传音密语答道：“宇文师妹放心，对方有奇毒在身，哪里能够灌甚毒药？何况我在欲海情场，也算老吃老做，这等黄毛丫头，还想起得了风浪？”

宇文霜嘴皮微动，冷然说道：“我劝你不要过分大意，八十岁老娘，倒绷在孩儿之手，以及阴沟之内翻船，也不是什么江湖罕见之事。”

韦枫笑道：“宇文师妹不必担忧，我和夏侯娟略予缓和态度之故，是因适才过分敌对，如今这样，方可令她们……”

宇文霜接口说道：“方可令她们对你的敌视态度减轻，以加强破瓜之夜的销魂情趣。”

韦枫心中一荡，奸笑说道：“宇文师妹真是知情识趣之人。”

宇文霜冷然一笑，截断韦枫话头，用传音密语说道：“韦师兄，知情识趣的应该是你，你要知道，我只允许你和夏侯娟一夜风流，倘若你竟被她蛊惑，动了真情，我便不送你‘烈女荡心丸’，或者把这项便宜，让给他人，请别的师兄，来执行这桩鸾颠凤倒，吸尽元阴的销魂任务。”

这番话儿，果然立即把韦枫镇住，不敢再对夏侯娟有甚亲近神色。

他们师兄妹之间，此次虽然仍用“传音密语”相谈，但因如今并无“金剪醉仙”罗大狂在暗中捣鬼，故而，所说之话，夏侯娟与罗香云均未听见。

夏侯娟只见韦枫脸上，神色连变，遂故意对他逗弄地，娇笑问道：“韦兄，你……你的脸色不对，莫非有些不太舒服？”

称呼上，由“韦朋友”改成“韦兄”，虽然不过一字之减，却仍把韦枫减得有些色授魂飞，沦肌浹骨，舒服到了极处。

宇文霜看着韦枫那副色迷迷的样儿，委实心中生气，并有点酸溜溜的感觉，遂在一旁，接口答道：“夏侯姑娘，你弄错了，我韦师兄的脸色不对之故，不是不太舒服而是太舒服了。”

罗香云也从旁插口笑道：“鞍马劳顿仆仆风尘以下，他有何舒服之处？”

宇文霜双目先冷瞥夏侯娟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我韦师兄大概是甜得发昏！”

夏侯娟知道宇文霜心中醋火已燃，遂只是嫣然一笑，不加答理。

罗香云则佯作不解问道：“甜？宇文姑娘此语，令人费解，甜何从来？”

宇文霜道：“甜自然是从糖来，我韦师兄吃了不少糖衣毒药，如今尚被‘糖’质‘甜得发昏’，倘再让他糊里糊涂地，继续吃将下去，就难免被毒质‘毒得要命’。”

夏侯娟失笑说道：“糖衣毒药，笑里藏刀的手段，是你这‘残心妖姬’的拿手好戏。韦兄，你说对不？”

韦枫心中对夏侯娟爱得要死，却又对宇文霜怕得要死，不禁应答为难，尴尬已极。

夏侯娟失声一笑，目光如水地，凝注在韦枫脸上，微

摇螭首，缓缓说道：“韦兄，你真可怜……”

宇文霜接口说道：“可怜？他可怜之处何在？”

夏侯娟笑道：“你看他那付样儿，分明想点头又不敢颌首，想发言又不敢开口，甚至于连想听话都有点不敢入耳，好好的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却不知受了谁的控制，像具傀儡一般，难道还说是不可怜么？”

这番话儿，听得韦枫满面通红，羞生心底，宇文霜则双颊生白，怒上眉尖。

夏侯娟语音一落，刁钻无比地，又向韦枫风情万种，娇笑问道：“韦兄，你说对不？”

韦枫为了维持男子汉，大丈夫的尊严，不好意思再不点头，不好意思再不开口，竟既点头又应声答道：“对。”

这个“对”字，虽然只是一个单音，却宛如晴空霹雳，骤响当头，使宇文霜心头一震。

她顾不得先与韦枫叫闹，目注夏侯娟厉声叱道：“夏侯娟，你不要故意挑拨我们师兄妹的感情。”

夏侯娟失笑说道：“宇文霜，你这话说得太丢人，你和韦枫之间，不单是师兄妹，看来在师兄妹的关系以外，还有这一笔不清不白的糊涂账儿，应该感情极为深挚。我则是个初见外人，倘若能被我挑拨受了影响，岂非天大笑话？”

宇文霜狞笑说道：“夏侯娟，你再饰词强辩，便是找死！”

夏侯娟笑道：“你不是要我死在你‘双心万幻掌法’之下，才好使你成为当世武林，年轻一代中的第一高手么？怎会又变了主意，想在中途突下辣手？”

说到此处，妙目之中，异采突起，以两道冷森森的寒芒，盯在宇文霜的脸上，剔眉说道：“夏侯娟身遭无耻暗算，中了奇毒，真气难聚，内力难提，但傲骨刚肠，仍不可折，我不会屈服，也不会死在你的手下，宁可自我了断。”

话音一落，竟然回手骈指，向自己的心窝点去。

这一手做作得好，使宇文霜慌忙玉掌疾推，推出一股柔韧掌风，阻拦住夏侯娟的自尽之举。

因为“残心妖姬”宇文霜，虽深得“双心魔后”文雪玉真传，武功甚高，但毕竟新入中原，成名不易。

夏侯娟的“咆哮红颜”四字，则几乎已威震乾坤，被武林人物，视为年轻一代中，出类拔萃第一高手。

宇文霜已有恶毒打算，认为斗败夏侯娟宛如反掌折枝，极为轻易，只消在“天玄谷”，互作一战，即可把“年轻人物第一高手”荣衔，转到自己头上。

如此重大好处，她怎肯轻易放弃？故而一见夏侯娟回指自点心窝，便赶紧加以拦阻。

夏侯娟心中好笑，表面上却柳眉微剔，冷然说道：“宇文霜，你拦我则甚？要杀我也是你，要救我也是你，你到底……”

宇文霜知道对于夏侯娟这等人物，无需要甚花枪，遂接口说道：“你刚才业已说出我的心意，我既想以你之命，成我之名，却怎肯让你平白死去？”

夏侯娟瞪了宇文霜一眼，扬眉问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来，你对于‘双心万幻掌法’，倒有充分自信。”

宇文霜点头答道：“我若没有十成十的把握，又怎会

肯留下你的性命，让你活到‘天玄谷’内？”

夏侯娟看她一眼，说道：“天下事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

宇文霜道：“听你之言，莫非想和我打赌？”

夏侯娟笑了一笑答道：“天下事不平则鸣，‘天玄谷’中一战，我若输了，是以我之命，成你之名，你若输了？我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宇文霜斩钉截铁说道：“你不必妄想，你绝无丝毫机会。”

夏侯娟道：“你不必管我有没有机会，就算我全属妄想，你也该给我一点精神鼓励，让我在和你动手之时，可以打得有劲一点。”

宇文霜听得方一扬眉，夏侯娟又复笑道：“何况你既自诩有十成十的把握，却又不敢和我订个赌约，岂非显然矛盾？”

一番话儿，把位“残心妖姬”宇文霜说得无可推托，只好点头叫道：“好，算你牙尖舌利，我和你立桩赌约就是。”

这时，夏侯娟又复娇笑说道：“宇文霜，请你注意，既然要赌，便须赌得公平，赌得合理，我的赌注是一条性命，和‘咆哮红颜’英名，你可不能把注儿下得不关痛痒。”

宇文霜道：“你既赌你的‘咆哮红颜’，我就赌我的‘残心妖姬’……”

夏侯娟截断她的话头，摇手笑道：“抱歉，这两种赌注的价值不同，‘咆哮红颜’业已名震武林，‘残心妖姬’

却还未见经传。”

宇文霜气得双眼一瞪，夏侯娟扬眉叫道：“不要瞪眼，我说的全是实话，无论你宇文霜具有何等通天澈地之能，在未曾为世周知之前，‘残心妖姬’四字，却属半文不值。”

宇文霜虽然气得发抖，却又还不出口，紧咬银牙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好！我也拿我自己的一条命儿，作为赌注，你总该满意了吧？”

夏侯娟笑道：“既属武林儿女，做起事来，就要痛痛快快，干干净净。”

宇文霜怒道：“我还有什么不够痛快，不够干净之处？”

罗香云一旁笑道：“你只说出以性命作为赌注，却没有说明‘送命’方式，换句话讲，我夏侯姊姊，是问你打算怎样死法？”

宇文霜傲然答道：“只要她能胜得了我的‘双心万幻掌法’，则宇文霜唯命是从，叫我投环，我不刎颈，叫我蹈火，我不赴汤。”

罗香云目注夏侯娟嫣然笑道：“夏侯姊姊，我看够了，宇文姑娘所定赌注，已有相当分量。”

夏侯娟微点螭首，偏过脸去，向宇文霜含笑叫道：“宇文霜，我们赌约既定，夏侯娟却要为你虔诚祝祷。”

宇文霜道：“你替我祝祷什么？”

夏侯娟笑道：“我看你动辄就会生气，委实火气太大，故我欲祝祷你多活些时，莫要在未曾抵达‘天玄谷’前，就被我活活气死。”

宇文霜自知确嫌过分冲动，遂勉强抑平盛气，点头说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我从此不生气了。”

罗香云向那默然不置一词的韦枫，扬眉笑道：“韦朋友，你宇文师妹业已声明不再生气，你却仍虎着一张脸儿则甚？”

韦枫一声不响，突然扬起一掌，向罗香云劈空击去。

罗香云想不到他竟猝然出手，以致不及闪避。

闪避只是不及，抗拒却又不能，因为自己与夏侯娟得人援手，奇毒已解，功力已复之事，属于不可丝毫泄漏的最高机密。

故而，韦枫掌风到处，罗香云娇“哼”一声，被打得从马上跌落，滚出几步。

宇文霜诧然问道：“韦师兄，你这……这是作甚？”

韦枫尚未答言，夏侯娟已冷笑说道：“这是狐假虎威，卑鄙无耻，韦枫，你在未曾遇着你师妹宇文霜，亦未施诡计，使我们身中奇毒以前，怎么不敢如此发狠？”

韦枫被骂得满面生惭，夏侯娟仍不放松地，继续双剔秀眉，晒然叫道：“堂堂男子汉，大丈夫，作起事来，竟如此卑鄙？我真替你羞死！”

这时，罗香云已从地上站起，以两道晒薄目光，冷视韦枫，亦似即将发话责询。

宇文霜不等对方开口，又复含怒问道：“韦师兄，你此举何意？怎不加解释？”

韦枫无可奈何，只得赧然答道：“我是觉得对方忽然牙尖舌利地，放起刁来，遂心中略有所疑……”

宇文霜听到此处，接口问道：“略有所疑？你是在疑

些什么？”

韦枫答道：“我疑心她们是否奇毒已解？功力已复？免得带去‘天玄谷’中，弄成引狼入室。”

夏侯娟与罗香云，闻言同吃一惊，暗忖这韦枫好不阴刁，对他应相当注意。

她们正在惊心，宇文霜却突然发出了一阵“哼哼”冷笑。

韦枫问道：“宇文师妹笑些什么？莫非认为我疑得不对？”

宇文霜斩钉截铁地，毅然答道：“当然不对。第一，我们对她们所下奇毒，是独门秘制，除了特殊解药，怎会轻易祛解？第二，‘天玄谷’是什么所在？论人，毕聚群英，好手云集，论地，天生绝险，金城汤池。慢说她们奇毒未祛，武功未复，就算当真如你所疑，奇毒已祛，武功已复，也算不上‘引狼入室’，最多是‘引狼入阱’而已。”

韦枫双颊飞红，默然无语，宇文霜又向罗香云扬眉笑说道：“罗姑娘，请上马吧，我向你赔礼就是。”

罗香云冷笑说道：“又不是你下流无耻出手行凶，要你赔礼则甚？”

宇文霜点头笑道：“说得也对，解铃原是系铃人，韦师兄且向罗姑娘赔个礼吧！”

韦枫正在为难，忽又听得宇文霜暗运“蚁语传声”功力，向自己耳边说道：“韦师兄，你若不乖乖就范，则我刚才所许好处，便告取消，那粒‘列女荡心丸’，也不送给你了。”

这几句话儿，极具威胁力量，韦枫只好完全服从，向罗香云深施一礼，苦笑叫道：“罗姑娘，在下多疑得罪，这厢赔礼。”

罗香云“哼”了一声，剔眉说道：“韦大英雄，你奸谋已售，身为得意之人，我姊妹则身中暗算，沦为失意之虏，这‘赔礼’二字，当得起么？”

韦枫双眉深蹙，无辞以对，倒是夏侯娟代他解围地，向罗香云娇笑叫道：“云妹，算了，常言道得好：‘在人屋檐下，怎能不低头’？我们身既被俘，还不听任人家作威作福，你虽平白挨上一掌，也只得忍气吞声……”

罗香云闻言，遂藉机下台，一面向翻身上马，一面向夏侯娟扬眉叫道：“夏侯姊姊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们师兄妹一个说‘引狼入室’，一个说‘引狼入阱’，不管是‘入室’也好，‘入阱’也好，竟都把我们比作狼呢！”

夏侯娟笑道：“云妹莫要生气，人之异于禽兽，本就不多，世上狼心狗肺之徒，更复触目皆是……”

罗香云接口厉声说道：“好，我们就算是狼，但我们要对韦枫提醒一声，狼的复仇之性特强，他今日打狼一掌，到了‘天玄谷’中，非被狼咬上一口不可。”

宇文霜一旁笑道：“罗姑娘放心，到了‘天玄谷’中，我保证给你一个和我韦师兄公平搏斗机会。”

韦枫悄以传音密语，向宇文霜耳边叫道：“宇文师妹，这机会可不能给得过分公平，因为你倚仗‘双心万幻掌法’或许不怕夏侯娟，但我却……”

宇文霜截断他的话头，传音笑道：“韦师兄莫要害怕，我所说的公平搏斗，不一定在地上举行，也不一定要动拳

掌。”

韦枫诧异问道：“不在地上举行，却在何处举行，不动拳掌，却动什么？”

宇文霜白他一眼，佯嗔说道：“韦师兄，你是装糊涂么，难道忘了你最拿手的采补妙技？”

韦枫皱眉说道：“宇文师妹怎么突然改变主意，不要我选择夏侯娟，又要我改选罗香云了？”

宇文霜失笑答道：“你弄错了，我不要你更弦易辙，是要你一箭双雕。”

韦枫听得虽然心头一荡，但目中却闪射出怀疑难信地讯问之想。

宇文霜继续以传音密语，悄然笑道：“韦师兄，你有点受宠若惊了吧，我是看你一路受气，才决定让你到了‘天玄谷’中，大享艳福，作为补偿。”

韦枫向夏侯娟与罗香云策马徐行的袅娜背影看了一眼，摇头笑道：“双雕不必，一个已够。”

宇文霜妙目微翻，诧异问道：“韦师兄是位色中饿鬼，花里魔王，往日对床第之间事，极为贪恋，如今怎么竟……”

韦枫赧然接口道：“一来玫瑰多刺，我对于这两朵令人头痛的绝色天葩，恐怕消受不起。二来还得留点精神，和师妹……”

韦枫之意，是想向宇文霜讨好，谁知这位“残心妖姬”反而怫然不悦地，冷笑说道：“多谢师兄深情，但从今以后，你休想再沾我一指。”

韦枫大惊失色，苦笑叫道：“宇文师妹，你……”